

端木蕻良與《時代文學》

劉以鬯

香港作家聯會會長，《香港文學》(1985-2000)總編輯。著有長篇《酒徒》、《對倒》、《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》，微型小說集《打錯了》等十數種。二〇〇一年獲得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。

我寫過一本書，書名《端木蕻良論》。此書出版前，我不認識端木蕻良。

此書出版後，我從友人處知道端木蕻良的地址，空郵寄一本給他，開始通信。約莫過了十年，我與端木蕻良在深圳西麗湖「創作之家」第一次見面。

我與端木蕻良通信，主要是談他的著作。

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四日，我寫信給端木

蕻良，提出以下三個問題：

(一) 葉之林與葉之琳是筆名抑化名？

(二) 《時代文學》特約撰稿人名單中的

「翟詠徽」，是不是你的筆名？

(三) 《時代文學》創刊號《人海雜言》

一欄，有紅樓內史：《調寄西江月》、倪朔爾：《白光的誘惑》、度曲郎：

《可憐的秋香》、莊生：《救火三昧》、東方亮：《楹聯大觀》、阮咸：

《春末閒話》、陶栗里：《姑惡篇》、蒲梅齡：《醒世姻緣》等……其中

有你寫的吗？



端木蕻良

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日，我收到端木蕻良的覆信：

「以鬯先生：因天熱不適，又加之以忙，遲覆請諒。我以前畫的魯迅先生如能複製，盼能寄下為感。《時代文學》目錄裝幀都是我製的，其中各個人像都是我畫的，包括魯迅、茅盾在內。那時，初到香港，港地文藝活動，似不如今日發達。尋求中外作家肖像，十分困難。我記得有的是從《世界文庫》精裝本扉頁上的小頭像摹畫出來的，所以，很不全面。

《人海雜言》欄目，你舉的各篇，可能都是我寫的。但不敢每篇都肯定，因為手邊沒有原文可查。當時隨便起個名字，就發出去了。

紅樓內史是我用的筆名，我還刻過一枚圖章用此名呢！記得還有一篇《重慶隧道大慘案》是我寫的，屬名「羅松窗（？）」還有一篇《東王贊》，其中引用的典，當時在香港手邊無書，《論語》等書，是錯了的。大概那典是「佛胎以費畔」。因為後來發現錯了，所以反而記得

書簡情懷專輯



《時代文學》創刊號封面

即起。隨罷。她是周鯨文小姨。

曹之琳、曹之林都是我收魯迅先生信用的。先是葉之林，因為居住我家兄處，本來姓曹，如郵遞員喊信，未免有些不符，隨改為曹之琳，後又簡化為林，也是想更接近一個普通收信的名字而已。

承你對拙作《曹雲芹》，時加鼓勵，不勝慌慚之至。我因實在並未寫完，又因疾病纏身，又不敢太趕，如果沒有我愛人鍾耀群協助，就不堪設想了。上月香港崑崙、鳳凰、長城有聯合把它製成電影之議，倩人與我接洽，我因為還未寫到他青年時代，實在無法應命。也有的朋友說像火燒紅蓮寺那樣連攝，也有人說像普希金傳那樣拍三部：少年、青年、和他的死。這三部片子以少年拍得最好，倒是真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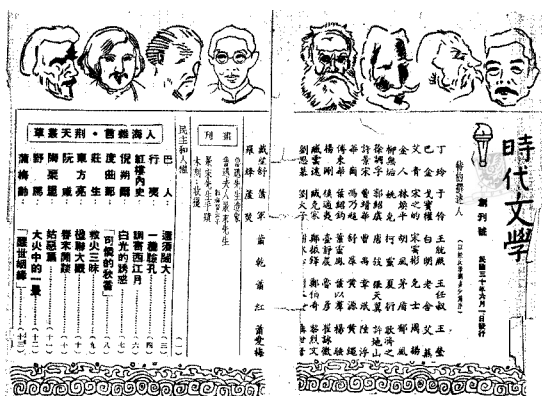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與北京也都有此議，我覺得不易搞得好的。

葛先生來港時，請代為致意。

揣此，即請

近安！

端木 八月五日



《時代文學》創刊號內頁

你說我用金詠寬畫的魯迅先生像，我倒記不清了，我因病記憶銳減，我記得請黎雄才先生畫過魯迅先生像，中國畫，很有筆勢。如蒙你能複真寄我，深感。麻煩你處，甚多，實在過意不去。請諒！

端木蕻良這封信，主要談《時代文學》。

《時代文學》創辦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，由時代批評社出版。雜誌封面雖然印著「周鯨文·端木蕻良主編」，實際工作卻是端木蕻良做的。周鯨文祇是掛名而已。

端木蕻良編的《時代文學》，內容豐富，形式優雅，有一定的重要性。單是創刊號，撰稿人就有巴人、林淡秋、史沫特萊、楊剛等。至於形式，讀過這封來信後終於知道《時代文學》的版面都是端木蕻良設計的，不僅目錄裝幀由他製作，連各個人像也是他畫的。

此外，端木蕻良在信中還告訴我：（一）他用「金詠寬」名字為蕭紅的長篇小說《馬伯樂》畫過兩幅插圖；（二）他用「金詠寬」名字在《時代文學》第五、六號第七頁畫「魯迅先生像（指畫）」。

事實上，端木蕻良在信中提到情況都是重要的資料，具高度參考價值，有助於研究者對《時代文學》的認識與瞭解。

端木蕻良在香港旅居的時日不長，卻為香港文學的發展做了不少事情，創辦《時代文學》就是一項重要的文學工作。

二零零四年六月八日